

旧理念萌发新芽

技术创新正在推动社区型货币的复苏

安德里亚斯·阿德里亚诺

在中本聪(Satoshi Nakamoto)发明比特币前大约一个世纪,约翰·西尔维奥·格塞尔(Johann Silvio Gesell)就曾提出过类似理念。格塞尔是一位鲜有人知的德国业余经济学家,他受到相似的自由主义精神的启发:发明了独立于国家政府和中央银行的货币。他认为,将资金用于促进当地经济活动,而不是用在其他地方,会加快社区的发展。

尽管社区型货币(scrips)已有数百种之多,但在经济领域,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新生事物。一种源自上世纪的理念利用区块链和移动支付等现代技术,有可能会为未来创造出新的发展工具。

经济奇迹

格塞尔出生于1862年,曾辗转于德国、瑞士与阿根廷,过着一种颇为矛盾的生活。他曾做过商人、社会活动家、企业家、无政府主义者,自称是“世界公民”,同时也是分离主义者。1891年,阿根廷频繁遭受经济危机,也是在这个时候,这位自学成才的经济学家开始发展自己的自由经济(Freiwirtschaft)学说——Freiwirtschaft在德语中,是自由经济的意思。这种经济学说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:自由货币(Freigeld)、自由贸易(Freihandel)和自由土地(Freiland)。

格塞尔认为,土地所有权和中央货币制度阻碍了社会进步。他在《自然经济秩序》一书中写道,钱币会像报纸一样被废弃,像土豆一样腐烂,像铁一样生锈。他设计了一套系统来促进本地货币的流通,货币持有者需要按月购买邮票以维持币值——类似于“囤积税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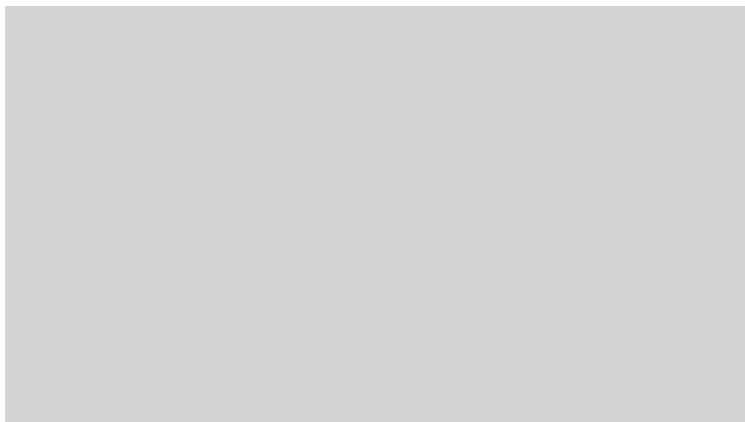
1931年,也就是在格塞尔去世后一年,奥地利沃格尔曾尝试推行格塞尔的理念。自由货币政策和本地基础设施建设为当地的老百姓创造了就业机会,刺激了当地经济活动的发展,同时并未引发通货膨胀。或许正是因为其他各地对自由货币政策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,奥地利央行担心引发政治分裂问题,两年后下令终结了所谓的“沃格尔奇迹”。

奇怪的预言

在《就业、利息和货币通论》一书中,约翰·梅纳德·凯恩斯(John Maynard Keynes)将格塞尔称为“一个奇怪、被过度忽视的先知”,他高度赞扬了格塞尔提出的邮票机制。另一位20世纪30年代的著名经济学家欧文·费雪(Irving Fisher)也曾写过一本名为《邮票代币》的书,在书中他预先指定将社区型货币用作大萧条期间的经济刺激措施。在1929年股灾发生前9天,费雪曾预测过股市价格虚高,此后,他被广泛质疑,但美国各地仍然发行了数百种代币。

在华盛顿州的一个名叫的Tenino的村庄,曾出现过一种以木制卡片的形式制作而成的“本地美金”。2020年,受新冠疫情的冲击,该市发明了一套现金汇款程序——用于代替借记卡或支票,它们利用90年前使用过的印刷机铸造出了新的木制“美金”。

全球规模最大的替代货币是1934年瑞士发行的WIR法朗并流通至今。WIR是“经济周期”的缩写,在德语中也是“我们”的意思,WIR银行是一家信用合作社,合作社成员之间可以相互贷款,WIR货币由实物资产提供保障。年流通量大约在70亿美元左右。



这是一张20世纪30年代奥地利沃格尔发行的5先令纸币,上面贴有货币保值所需的每月的邮票,这种方法可以促进货币的流通,就像“囤积税”一样。

手机繁荣

就像在大萧条期间各种社区型货币取得繁荣发展一样，数字形式的社区型货币在新冠疫情萧条期内也得到了迅速扩张。病毒来袭时，巴西马里奇市的居民收入补贴计划增加了一倍——通过 mumbuas 支付（以当地一条河流命名），比任何联邦援助都早两个月到达。尽管银行卡依旧存在，但大多数交易是通过手机来完成。

更加复杂的实验是将移动支付与区块链相结合——大多数加密货币背后的技术，在这项技术中，特定网络中的所有计算机可以同时记录所有交易，创建一个无法更改的去中心化账本。

Good4Trust 是土耳其正在准备使用的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社区型货币——由硅谷公司 Celo 提供技术支持，Good4Trust 是一款虚拟集市，面向具有社会和环保意识的生产者和消费者。

2008 年，伦敦的布里克斯顿社区推出了社区“英镑”，面向一定知名度的本地人和社区居民，包括流行音乐偶像大卫·鲍伊。2021 年 1 月，该社区宣布，将运用新加坡 Algorand 公司推出的区块链技术，发行数字版的社区“英镑”。

在肯尼亚，sarafu（在斯瓦西里语中是“货币”的意思）也运用了区块链技术。有 60 个村庄中的 4.1 万人在使用，在 2020 年通过手机进行了超过 33.5 万笔交易，交易金额相当于 250 万美元。平台创建者威尔·鲁迪克（Will Ruddick）曾是一名美国物理学家，后转行成为经济学家和社会企业家，他曾于

2010 年首次在肯尼亚推出过一种纸质社区型货币，并向《金融与发展》表示：“农民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连接到一起，自下而上创造出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货币以及富有弹性的经济体系”，他还补充道：“货币是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”。

通过记录区块链中的所有交易，人们可以实时收集数据，评估社会举措的有效性。作为这个项目的资助者之一，丹麦红十字会利用这些数据对项目的效果进行了研究。创新金融和制度变革团队负责人亚当·伯恩斯坦（Adam Bornstein）表示：“有史以来第一次，我们可以实时观察这个项目的影 响，在几天内进行纠错，不需要等到 12 个月后再开展调查。”

这些数据还可以用于创建灾害早期预警系统，为机构部署资源创造更大的灵活性。伯恩斯坦补充说：“世界是动态且复杂的，而人道主义的财政和采购政策本身是没有灵活性的。”

社区型货币的核心作用一直都是增强社区力量，支持当地企业。但借助社区型货币完成的试验能够产生更加广泛甚至是全国性影响。Celo 的政府部门联络负责人艾泽柴儿·考培科（Ezechiel Copic）曾向金融与发展（F&D）表示：“央行数字货币受到了各方的广泛关注。社区型货币可以为这些举措提供一个试验场地”。借助新技术，再加上社会企业家和经济学家们的努力奔走和远见卓识，新兴货币有望找到汇入主流货币市场的路径。FD

安德里亚斯·阿德里亚诺（Andreas Adriano）现为《金融与发展》的职员。

肯尼亚的一位村民正在用 sarafu 买东西。去年，有 60 多个村庄的村民使用这种数字社区型货币购买商品，交易总值达 250 万美元，所有商品交易全部通过手机完成。